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童年的色彩

聂顺荣



岁月静好

尚丽娥



暮色四合时,我总爱站在五楼的飘窗前,看对面居民楼的灯火渐次亮起。那些方方正正的暖黄色光晕里,有人影晃动,油烟漫出纱窗,像极了一排排正在拆封的礼物盒子。这座城市西南角的筒子楼,总让我想起童年时外婆家楼下的蜂窝煤炉子,那些蒸腾的热气里,藏着人间最本真的滋味。

清晨的菜市场是座流动的剧场。卖豆腐的老张总爱把三轮车停在巷口第三棵梧桐树下,车斗里码着水灵灵的嫩豆腐,覆着湿润的白纱布。我常看他用铜片刀轻轻一划,豆腐便温顺地分成方寸,刀刃与木案碰撞的笃笃声,像极了老式座钟的摆锤。有回暴雨突至,他慌忙扯起塑料布遮盖,却把最后两块豆腐塞给我:“带回去,淋了雨的豆腐会发酸。”后来才知道,他妻子卧病多年,凌晨三点就要起床磨豆子。

转过水产区,铁皮盆里的鲫鱼突然甩尾,溅起的水珠沾湿了卖鱼姑娘的蓝布围裙。她也不恼,手指翻飞着刮鳞剖腹,刀刃在鱼腹划过优美的弧线,内脏顺势落入脚边的铁桶,发出闷闷的“咚”声。隔壁卖香料的阿婆总念叨:“丫头这手绝活,比她爹当年还利索。”铁锈色的血水蜿蜒过水泥地,混着八角茴香的气息,竟酿出奇异的芬芳。

楼东户飘来的炝锅香,是整栋楼的报时器。清晨七点准会有葱姜蒜的爆香,接着是蛋液滑入热油的滋啦声。王老师退休后成了楼道的“厨艺教授”,谁家红烧肉总发柴,她就端着糖色罐子去现场教学。有次我熬夜赶稿,凌晨两点闻到砂锅鸡汤的醇香,推门看见她蹑手蹑脚往生病邻居门前放保温桶,月光把她的银发染成霜色。

收废品的陈伯有个秘密花园——他的三轮车斗里永远插着野花。狗尾巴草配着紫色鸭跖草,有时还混着几枝油菜

童年是一幅未干的水彩画,颜料泼洒处,漫溢着斑斓的梦。那些被时光晕染的色彩,或浓烈或淡雅,悄然渗入记忆的纹路,在岁月深处闪烁着独属于儿时的光芒。

春日的金黄,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赋予童年的底色。惊蛰过后,沉睡的大地苏醒,油菜花便急不可待地绽放。远远望去,整片田野像被打翻的金漆桶,金灿灿的花浪随风翻涌。我和小伙伴们追着蝴蝶冲进花海,黄色的花瓣沾在发梢、落在肩头,连呼吸间都是清甜的香气。玩累了,就躺在田埂上,看蓝得透亮的天空,看棉花糖似的云朵慢悠悠地飘。阳光穿过花枝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影,我们伸出手,试图抓住那些跳动的光斑,笑声惊起了藏在花丛里的蜜蜂。那时的金黄,是无忧无虑的欢闹,是大自然赠予童年最慷慨的礼物。

夏日的碧绿,藏在老家后院的葡萄架下。葡萄藤沿着木架肆意生长,织成一片浓密的绿荫。午后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叶子,在地上洒下铜钱大的光斑。我常搬来小板凳,坐在葡萄架下,听奶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风一吹,叶子沙沙作响,像是在为故事伴奏。偶尔有熟透的葡萄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,裂开紫莹莹的果肉,引得蚂蚁排着队来搬运。我会踮起脚尖,摘一串青葡萄,酸涩的滋味在舌尖炸开,却依然吃得津津有味。那片碧绿的葡萄架,是夏日里的清凉港湾,也是童年幻想的摇篮,藤蔓间晃动的光影,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纯真的梦。

秋天的火红,是漫山枫叶点燃的童话。周末跟着父母去爬山,刚踏上山路,便被眼前的景色震撼。枫叶红得似火,像天边的晚霞坠落在林间。我穿梭在红叶

中,捡拾那些形状最美的叶子,小心翼翼地夹进书本,想着回家做成书签。有时调皮的小伙伴会突然抓起一把落叶,用力抛向空中,顿时,红叶如蝴蝶般漫天飞舞。我们欢呼着冲进“叶雨”,任红叶落在头上、肩上,沾了满身秋色。那抹火红,燃烧着童年的热情,也为秋日的山林增添了灵动的诗意。

冬日的雪白,是童话世界的幕布。清晨推开门,整个世界被大雪覆盖,仿佛掉进了棉花糖里。房顶上、树枝上、菜地里,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,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我和小伙伴们戴着毛线帽,裹着厚厚的棉衣,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。团起的雪球在空中划出白色的弧线,“啪”地砸在小伙伴的背上,溅起一片雪雾。我们追着、笑着,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结成霜花。玩累了,就趴在结冰的池塘边,看冰面下冻住的水草,像被封印的绿色精灵。冬日的雪白,纯净而美好,为童年增添了梦幻的色彩。

除了四季的斑斓,童年还有许多细碎的色彩。外婆的蓝布围裙,总是沾着面粉的白,在厨房忙碌时,飘来阵阵饭菜的香;爷爷的紫砂壶,深褐色的壶身泛着温润的光,氤氲的茶香里藏着讲不完的老故事;学校门口的糖画摊,金黄的糖稀在石板上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图案,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,成了记忆里最暖的甜。

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童年最绚丽的画卷。如今,岁月的风拂过,画卷上的色彩却从未褪色。每当忆起,那些斑斓的片段便如潮水般涌来,带着阳光的温度、花草的芬芳、亲人的笑颜,温暖着往后的每一个日子。童年的色彩,是心底最柔软的珍藏,也是照亮人生旅途的永恒光芒。

花。他说这些都是在拆迁荒地捡的:“好好的花,跟着碎砖头埋了可惜。”某日暴雨,我看见他蹲在屋檐下,用塑料布给车斗里的野蔷薇搭棚子,雨珠顺着皱纹流进他咧开的嘴角。

洗衣房的热气总在黄昏最盛。老式滚筒机轰隆转动,李婶坐在褪色的藤椅上织毛衣,毛线团跟着膝盖轻轻摇晃。“这是给福利院孩子织的。”她说话时,老花镜滑到鼻尖,“我闺女说现在都买现成的,可手织的厚实啊”。洗衣机突然发出尖锐的提示音,她起身的动作像棵慢慢舒展的梧桐,投在墙上的影子却依然挺拔。

街角修鞋摊的老周,工具箱里藏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有次我的高跟鞋断了跟,等待时听他喃喃念着: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锥子扎进胶底的声音,竟与平仄声奇妙合拍。后来发现他总把顾客不要的旧鞋修补好,悄悄放在民工宿舍门口。

梅雨季的周末,整栋楼都在晒霉。天台上的被单像七彩的帆,王老师家的碎花被套与陈伯的军绿床单在风里纠缠。李婶突然在天台喊我:“快看彩虹!”我们踩在潮湿的水泥地上,看双彩虹从拆迁工地跨到新建的购物中心。老周不知何时上来的,递给我半个西瓜:“修鞋的客人送的,甜得很。”

那晚各家窗台都飘着腊肉炒蒜薹的香气,不知谁家孩子在练钢琴,断断续续的《献给爱丽丝》混着炒菜声,竟比音乐厅的演奏更动人。我站在飘窗前,看对面某个亮灯的窗户里,妻子正为丈夫整理衣领,光影将他们的轮廓拓印在帘幕上,像皮影戏里的百年好合。

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时,忽然明白所谓“岁月静好”,不过是有人愿意在豆腐淋雨时送你温暖,在深夜里为你煨一锅鸡汤,在梅雨过后提醒你看彩虹。这些细碎的微光,连缀成比银河更璀璨的人间星河。



千年一啖荔枝香

叶艳霞

小时候第一次吃荔枝,是在城里的果摊上。母亲买回一小串,绛红色的壳上凝着水珠,像刚从枝头摘下的红玛瑙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,用指甲在粗糙的壳上掐开一道缝,剥出里头雪白的果肉。咬下去的瞬间,蜜汁般的清甜在齿尖迸溅,一缕穿越千年的清香,从果肉中幽幽散开。母亲在一旁说:“这就是古人诗中写的荔枝。”

这粒裹着诗意的果实,就此种在了记忆里。

后来读到杜牧的《过华清宫》: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这“红尘”二字,写尽了唐代驿传系统的恢弘。快马加鞭几千里,就为了让长安城里的人尝一口岭南的鲜果。

那时候我总在想:到底是怎样的美味,值得这样大费周章?

长大后去了岭南,才真正见识到荔枝的珍贵。清晨摘下的果子,到傍晚色泽就变得暗淡,味道也会渐渐变化。在博物馆见过唐代的荔枝纹银盒,那些精美的纹饰让我驻足良久。展签说明,这是当时用来盛放荔枝的器物。隔着玻璃,银盒上的缠枝纹仍闪着冷光,而千年前的驿使与荔枝香,早已湮没在尘土中。

古时候没有现在的保鲜技术,那些长途运输的荔枝,想必不及现摘的鲜美。但正是这份难得的鲜美,让它成了文人笔下的宠儿。

北宋苏轼在惠州时写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被贬的诗人,在荔枝中吃出了随遇而安的豁达。唐代白居易则写道:“嚼疑天上味,嗅异世间香。”他将荔枝比作天上的珍馐,足见其珍贵。

不同朝代诗人笔下的荔枝,折射着诗人各自的生命底色。

如今城里的果摊上,桂味、糯米糍等品种琳琅满目。有些贴着“妃子笑”的标签,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著名的诗。虽然现在的品种与古时不同,但当我们品尝时,依然会联想到那些流传千年的诗句。

现在每次吃荔枝,总会想起这些诗句。剥开果壳时,仿佛也在开启一段与古人对话的旅程。新鲜的荔枝会随着时间改变,但诗中的荔枝却永远保持着初摘时的清甜。

当我们读着古诗剥荔枝时,指尖沾满的汁水,是千年未变的香。或许这就是文化的魅力:它能让美好的事物,在人们的心中长久留存。